丁玲文集

第一卷

丁玲文集

第一卷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长沙

插图：王为政

丁 玲 文 集
第 一 卷
责任编辑：张翅翔
*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*
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：371,000 印张：18.125 印数：1—23,400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04 定价：（平装）2.05元（精装）2.90元

出版说明

丁玲同志是当代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女作家。她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她以数十年的创作实践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。出版她的文集，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欣赏的需要，而且便于文学工作者研究她的创作成果和创作经验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。

这套文集收作者自一九二七至一九八二年间的文学作品及文学论著，包括中、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作、剧作、散文、文学论文。分卷出版。

这些作品在收入文集时作了仔细的校勘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82.12.

目　录

韦护
…… 1
母亲
……123
太阳照在桑干河上
……245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韦　　护

第 一 章

一

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，从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里昂然的踏了出来，那原来缺乏血色的脸上，这时却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，实在是因为争辩得太多了，又因为天气太闷，所以呼吸急促得很。他很快的朝那胡同的出口处奔去，而且在心中也犹自蕴蓄着一种不平。他觉得现在的一般学者，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，并无理解；又缺乏意志，却偏来固执。一回映起适才的激辩，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国了。在北京的如是，在上海的如是，而这里也仍然如是。你纵有清晰的头脑，进行的步骤，其奈能指挥者如此其少，而欠训练者又如此其多，他微喟着举起那粗布的袖口，拭额上的汗点。

“喂，韦先生！那儿去？请慢点啊！”

他侧过身来，那高个子、穿着白袍的柯君，便站在他身旁了。他皱一皱眉，便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要用饭去了。”

“呀，正好，一同去吧。”

柯君的殷勤，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致，但他不愿再回绝了，只好请他到远一点的唱经楼那里去。因为在那里有一家吃面包的地方。

时间将暮了，一阵阵归林的乌鸦，漫天飞旋；远寺的钟声也不断的颤响着。两人在暗下来的路上向东行去。韦护看着偶尔闪起的灯火，不觉有点惆怅的样子，在少人行的马路上，连步履也很懒然的拖着了。

另外那人，默默的随着，时时看那路旁的矮瓦屋，及在屋前张望着的穷人。那些人都裸着半身，赤红的背，粗的短发，带着与那强悍身躯极不调和的闲暇，悠然的挥着大扇，或抽着烟杆。他又去望天，满天阴沉沉的，无一颗星。他自语般说：

“我想快要下雨了，星都被吹走了呢。”

刚说完就觉得错了，因为确是没有一点风。想去改正那吹字，但身旁那人并不理会，所以只在心上加一个改正。并没再说出来。他觉得他的韦先生仿佛很着恼似的，便又搭讪的向他问及许多闲事。

这个也不住的随口答着，且问：

“你怎么象个安徽人？”

“可不是，我就在安徽生长的。”

“我早先看你身材和气色，还以为是个北方人呢。”他实在不能被什么引起趣味，而且很觉得这谈话之无聊，但人情和工作，都磨炼得他很不愿使人感到不快活，他简直是一个很能迁就的世故者呢。

于是柯君便讲起许多故乡中的事，话又几次为对面冲来

的行人打断了，因为这已是一条很热闹的，有着店铺的大街了，他不惮烦的继续着讲，而韦护却很抱歉，他实在听得太少了。

在一家有着玻璃窗的门边，韦护便让柯君在前，走进了这家在这街上很放着异彩的西餐馆子。零零落落有五六张小方桌，桌上铺了灰色的白台布；在另一张大白木桌上，摆满了玻璃杯。他们在最后的一张桌上坐下了，同时还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吃刨冰，诧异的、又缺乏敬意的给了穿短褂的韦护一个白眼。韦护也同时感到这衣服之不适宜于此地了。他轻声说：

“忘了到对门那家天津馆去了。那火烧很不错呢。柯君，我很失悔到这地方来，我没有换衣呢。”

“不要紧，夏天，谁注意你。”

菜一样一样的依次上来，口味真奇特，那炸鱼，象面酱；那牛排，好难嚼呀；韦护不禁笑了。他想起那些连面包屑都感到是美味的人们来，他眼前所晃起的，全是那些裹着大围巾的异国女人，和穿起大皮靴的瘦弱小孩，而且他那时，不也正是每天只能得一磅面包和十支烟卷，虽说他每星期都能领到很够用的薪水，而且家中也不时寄钱去。于是他将那面包皮一口吞到嘴里去，且赞美着：“好味呀！”

柯君被他惹得打起哈哈来了。

于是他与柯君拉杂的谈着过去的事。

他的语言是超过那许多的事实，而柯君的全心神比他那一双木然望住的眸子还专诚。末后他停了话，望着那脸笑了，他笑他怎么他的五官就生好了是专为听人说话的。柯君还要

问那里现在怎样了。他告诉他已好多了，如果他现在要去，可不必为那一切忧虑。

吃完了晚餐，韦护把脚伸起，跷到邻座的一张凳上去，头仰着，腰向后去大大的嘘着气。他实在觉得穿短衣真舒服。但他却厌烦的说：

“这南京真无味！”

柯君也响应了他。其实他在柯君的苍白和阴郁的脸上所感到的无味，只有比从南京得来的多。

柯君还想找点话来说，却一时想不起，看到站起身预备走的韦护，便又拉着他坐下，说是再吃杯冰激淋。

韦护无可无不可的留住了，因为他认为转去了也一样的枯燥无味。

在冰激淋快吃完的当儿，柯君俯着头看那剩在杯中的，已变为流质的东西，忽然叫了起来：

“走，不要迟延了。我们去吧！”

韦护冷然望着他，略带点可笑的神气。

他急忙站起，去穿他那件白袍，又催着不动的人：

“去，我都忘了！你说南京无味，来吧，看看，南京也有有味的地方，也有可谈的人！”

韦护却摇头，问他，他只是象疯了一般的说：

“唉，告诉你呵！你要答应去，我才说。唉，告诉你呵！哈，我有几个女朋友，都是些不凡的人呵！她们懂音乐！懂文学，爱自由！她们还是诗！……”

韦护听到这最后一句，忍不住大笑了。他认识他一星期了，他从不想到他会说出这末一句与他思想和灵魂极不相称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的话，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抄袭了来的。

柯君不理会他，且放重了声音，说完他自己的话：

“而且……她们都是新型的女性！”

女性，这于韦护无关。他不需要。他看得太多了。一个月来，在北京所见就四五十人，在上海又是二十多，就在这南京，不就正有着几个天真的女孩，在很亲近他吗？这些据说也是新的女性。他真受够了那所得来的不痛快，宁使他害病都成。何况他亲近的也很多了。那中国另一时代的才女的温柔，那法兰西女人的多情，那坦直的，勇敢的俄国的妇女，什么他没有见过？现在呢，过去了。他无须这个，他目前的全部热情只能将他的时日为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费。他站起身，去握他朋友的手：

“好，去你的吧！我祝福你，可是失陪了，对不起，我要休息了呢。”

柯君露出一副欲哭的脸，握着他的手不放，非要他同去一遭不行，一分钟也好，他全为要证实他并没有诳语，他恳求他。

韦护最后抓着他朋友的腕，向外推着说：

“好，走吧，孩子！陪你去。”

二

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，魆黑的，没有灯，很怕人。韦护挽着他的朋友，在高高低低不平的路上跑。他极力去辨认那两旁的瓦檐，及屋旁的小隙地，他想到一些很奇怪、很浪

漫的事上去。他又望他的朋友，看不清，只是气喘嘘嘘的，带着他朝前奔。韦护不禁从他朋友身上感到有趣起来，就微笑着去碰那膀子：

“说，到底是些谁们？而且你……你尽管告我，我好明白，我还能帮你忙。”

“瞎说！我是无希望无目的的人，你不必问。见了她们就知道。若是你不愿意，你对我使眼色，我站起身就走。”

韦护一听那声音，其中就含有笑。看见他不肯说明白，也就不追问。只逗搭着说一些别的话，柯君始终少言语，一直到了一家门首。

门又低又小，而且从那暗灰色天空中相衬出的墙瓦，也是波似的，总疑心什么时候在风雨中便会坍倒下来一样。柯君轻轻的敲门。韦护朝四下一望，见邻近只有很稀少的几栋矮踏踏的黑屋，歪歪斜斜的睡着，安静得象没有住人似的。他想，这那里象个城市。他便看定从黑门上所映出的一条长的柯君的影子。

一个清脆的女性的声音响起：

“谁呀！”

韦护退一步站着。

“是我。”柯君柔和的答着。

“我！‘我’又是谁呢？”声音是近了拢来，就在门背后，而且隐隐又听到好几个吃吃的女孩们的笑声。并且又传来一句另一个象水在岩石上流过的声音：“不说清，是不开门的。”

柯君大声答：“是我，柯君呢。”

门背后的女人大笑起来了，大声朝里说：

“唉，是柯君呢。开不开门？”

韦护为这不敬的声音，打起战来了。并且气恼着，正要拖他的朋友走，而门却在几个女孩子喊声中呀的大开了，从房子里的薄弱灯光中，辨认得出一个颇大的院子，在有着树丛的大院中，有几个人影。韦护随着柯君朝里走，开门的姑娘站在门后面等他们走了进去，才来关门。

两人走到院子中心去。柯君极亲昵的喊着一个可爱的名字“丽嘉”。韦护便也张眼四望，更注意那所谓“丽嘉”其人者。

“丽嘉不在家。如若不愿走，就这里坐吧。”一个稍微有点胖的姑娘站起身，腾出她坐的那张小长条板凳来。

他们两人便坐到那条不稳的凳上去。

“柯君！说话呀，若是忘记了预备来说的，那我就替你说一句：‘丽嘉不在家也不打紧，我是不走的，就坐在这里了。’”韦护去望说话的人。小小的一团，蜷在石阶上，大约那身体的伶俐，总与其言语的伶俐一样。而且韦护觉得这里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是说话尖利和擅长那轻蔑的笑。他没有感到愉快，又没有说话机会，只好充个极不重要的角色，旁观下去，且看个明白。所以他没有感到不安的静坐在那儿。柯君反一点也不象适才的高兴样子了，在这里有一种空气压迫他，他没有力量表现自己，他无聊的向睡在旁边藤椅上的人说：

“谁，睡在这里？睡着了，怕着凉呢。”

一件宽大的绸衣，遮隐了那身体，蓬松的短发，正散在脸面上，一双雪白的脚，裸露着不同姿式的伸在椅子外面去了。韦护不觉在心上将这美的线条作了一次素描，他愿意这

女人没有睡着。果然，一个小的、不耐烦的声音说了，她谢了柯君的关心，却又拒绝了他的关心。

柯君不自禁的叫了起来："呵，是你，丽嘉！怎么不作声，装睡着？人不好吗？快告我！丽嘉！"

韦护的精神也提起来了，陡然清爽，他看了他朋友，便又去望躺着的人。

"不，请你莫闹，丽嘉好烦恼呢。"这不耐烦的声音，仍是从椅上发出。

"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"

柯君便动了一下，象要伸手去扳那人一样，忽的丽嘉便跳着坐了起来，一边摇摆着乱发，一边大声笑着说：

"珊珊你们看，仪贞，你们说，不好笑吗，还问我呢。告诉你，柯君，丽嘉烦恼，就是因为你来了呢！若不信，请问她们，是不是丽嘉刚才还同她们笑着，谈得很起劲……"

丽嘉还待说下去时，那坐在石阶上的小人便吼起她果断的声音：

"岂有此理，丽嘉，我不准你说下去了！安静的躺下去吧，你不知道我们的柯君是经不起这样的玩笑吗？"她又对惶遽的柯君说："不要理她，她常常要这样寻开心的，她不欢迎你，我们大家不会象她一样，这位是谁呢，是同乡？是朋友？"

丽嘉抢着补充说："是同志！"

院中的人又大笑了。

柯君慢慢朝着众人说出他的名字："韦护先生！"

韦护听到有人嗄了一声。丽嘉也说道：

"请韦护先生到房中坐坐。让我们大家都来在灯光下瞻仰

瞻仰《我的日记》的作者吧。”

于是韦护便被拥到那有着灯光的房里去了。丽嘉在前面，她先将煤油灯捻大，又在桌子边拉出一张椅子来，说声“请坐。”韦护便不由得坐下来了，柯君也由人给了他一张椅子，大家都坐好了。韦护便来细看这里所有的人，他已经了解柯君在这里所处的，是一个怎样可怜的地位。而自己现在又将变成一个被嘲弄的目标。这几个年轻姑娘，都不缺少锋利的眼神和锋利的话语的。他不愿失败，他愿使她们惊诧，她们应当知道韦护并不属于柯君一流人，可以任她们随意捉弄的。他开始来望丽嘉。

丽嘉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黑得发亮，蓬乱得很高，发又长，直披到肩上了，使一个白的颈项，显得越白。这一件大的白绸衣，领口斜着，可以在肩头上，见到一个小小的圆涡。她坐在桌子对面，紧紧的瞅着韦护，两个圆圆的大眼，大张着，发着光，显得逼人似的。

韦护便将眼光落在她眼睛上，动也不动。

望了半天，丽嘉忍不住了：“不必这样看我，我叫丽嘉，一个没有上学的学生！而你呢，看你这身，你的手，你的脸皮，与你的胸脯不相称的衣服，你这痴钝的眼光，及你这可爱的朋友，便知道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。虽说我很失望你便是韦护，但我相信你比你的朋友却要高明得多。欢迎你来看望我们，请说一点话。”她把眼皮闭了下来，装出等待别人说话的神气。

韦护知道他第一步给人的印象并不怎样坏。而且他素来就不愿在女人面前让别人在他身上得了不满去，于是他变了

一个声音说话，眼睛仍然望着丽嘉：

“有些人的嘴是生来为打趣别人才说话，我固然在某种情形下，也得用嘴来帮忙，然而到了你们这里，却只须用眼睛来看了。”

于是他巡回望过去，连丽嘉有五个，都在十七、八、九上下，是些身体发育得很好的姑娘，没有过分瘦小的或痴肥的。血动着，在皮肤里；眼睛动着，望在他身上。他知道柯君要来这里的缘故了。他去望他，柯君垂着头靠在椅子上，不做声。他觉得他可怜，他也明白他纵愿帮他忙，也无用。

“韦护先生！请不必浪费你的文章，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使用吧。这里只有粗野，很听不惯这些精致的语言。你既然欢喜穿着这身可爱的粗布衣服，则请说一点穿粗布衣人说的话，我敢担保这只有更受欢迎的。”这是小一点的人说的。她穿一件绿条纹花绸坎肩，坐在门槛上，将两臂高举着，托住那后仰的头，有一个圆圆的额和尖的下巴。

韦护对这些勇敢的言语和举动，发生了兴趣。他很奇异这个小小世界是怎样的环境，会将这些年轻姑娘养成这样性情和倨傲，于是他振作精神，先泛泛的将她们恭维了一阵，然后他又找着了她们的嗜好；他同她们谈讲到音乐上面来，因为他看见正有一张小提琴的匣子歪睡在墙根边。她们的眼睛都张开来了。丽嘉头靠到窗户上在叹息。珊珊（那穿绿绸坎肩的）也走了拢来站在桌前面，娇嫩的脸上，放着光，韦护对于外国的乐器虽不会奏，但他却听过裴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施特劳斯，他说得真动听，比他在会场所激热争辩的言辞有力得多了。他从音乐又谈到戏剧，末后又转到文学上了。她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